

年味里的童年忆

■ 原上草

家乡的年味总是随着“小年”的到来渐浓的。大人们扫除、备年货，忙得不亦乐乎；小孩子趁着年关时节“无王管（意思是自由自在）”，也忙得不亦乐乎。

二婆家门口的小院子里，三五个孩子正在用火柴枪打木瓜，比谁的枪厉害。木瓜被射出的火柴梗插着，流着白色的汁液，像一只流汗的刺猬。二婆听到吵闹声，拄着拐杖推门出来，骂骂咧咧，我们一哄而散。

我们学着鲁迅先生《故乡》里的描述，在晒谷场支起簸箕捕捉小鸟。等了半天，一只鸟都不来。龙哥嘲笑说：“我们这里没有下雪，小鸟到处都可以觅食，不会傻到飞来吃你们的诱饵吧！”鸟儿在村边那棵苦楝树上啄食着金黄的果子，叽叽喳喳，似乎也在嘲笑说：“来呀，抓我呀！”于是我们去制作弹弓，等我们做好弹弓，日渐频繁的鞭炮声早把小鸟吓得无踪无影了。

打不到鸟儿，我们就去小河边炸鱼。将捡来的未炸开的鞭炮点燃，扔进水里，鱼儿以为是猎物，蜂拥而至，“砰！”鞭炮炸开，一些鱼儿被炸了个肚子朝天。这是很理想的画面。其实，把鱼炸出来是很难的。鞭炮点燃在手里，扔早了，鞭炮在水里泡着，引信湿了，不会爆炸；扔迟了，鞭炮在水面上空爆炸，甚至在手里爆炸，是很难炸到鱼儿的，倒是常常把我们的小手炸得生疼。

我们又试着用盆盖着鞭炮，点燃，“砰！”看盆能飞多高。那次，铁牛用吃饭的瓷碗盖着点燃的大炮头，碗冲天而起，落地开花，被他父亲追了半条巷。

玩，需要更多的鞭炮，没钱买，只能捡。只要听到谁家放鞭炮，大家都会跑过去抢。胆子大的，鞭炮还在燃烧时，就冲过去捡，虽然捡得多些，但是很危险，有人为此付出了代价。

那次我们去村对面的三泰庙捡鞭炮。一串鞭炮“噼里啪啦”响着，金生毫不畏惧冲进去捡，突然，他口袋里也“噼里啪啦”响了起来。他吓得大喊大叫，急忙用手拨着衣服，想把鞭炮拨开，但为时已晚，那件新衣服被炸了一个大窟窿。原来金生手太快了，捡了一个引信还在燃烧的大炮头，放进口袋，把口袋里的鞭炮也引炸了。幸好是冬天，里面穿了好几件衣服，否则——“肠子都会炸出来的！”他母亲生气地说。

除夕要贴对联、贴门神。为了贴得更整齐好看，大人让小孩子站在后面指挥。这时，小家伙俨然一个指挥官，神气十足。铁牛指挥着他父亲贴对联：“左一点，哎呀，多了！再回来一点！”多次都无法对齐，急得铁牛直跺脚，破口大骂：“笨蛋！”突然看到父亲停下来看着自己，才知道闯了大祸，一溜烟跑了。

母亲在刚换上的灶君老爷新像面前，摆上糖果、冬瓜糖等祭品，满脸虔诚，口中念念有

词。我问母亲：“为什么都摆甜的？灶君老爷像小孩子一样喜欢吃甜的吗？”母亲说：“灶君老爷吃了甜的东西，在玉皇大帝面前就会说甜的话。”难道吃了甜的，说的话也是甜的？我偷吃了一块冬瓜糖，很甜，跑去问妹妹：“我说的话是甜的吗？”

夜幕降临，村子里的烟花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饭菜的香味。孩子们冲完凉，换上新衣，口袋里塞着瓜子糖果，手里拿着老鼠炮、二踢脚等小烟花，兴奋地从小头跑到村尾，呼朋唤友尽情嬉闹，整个村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

入夜后，一家人围着火炉，嗑着瓜子，喝着茶，说说笑笑，欢天喜地守岁。这是一年中最温馨的时刻。夜深了，睡意袭来，眼皮纵有千斤重，也不想合上，好像害怕睡着了，错过了更精彩的东西，就这么赖着，不知不觉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被新年的烟花爆竹声惊醒，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天已蒙蒙亮了，于是赶紧穿上母亲备好的新衣服，跟着大人们去祠堂拜祖宗，放烟花爆竹。我要比小伙伴们捡更多的鞭炮呢……

这就是儿时过年的故事。后来，我离开村庄在外面生活，家乡成了远方。但每当新年的钟声响起，童年过年的故事便一幕一幕又浮现在眼前，清晰如昨。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年关，回家的路

■ 卓桂高

习惯了城里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霓虹闪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起初竟有些不习惯。绿水青山，清风明月，鸟语花香，狗吠虫鸣，袅袅炊烟，黑白分明。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是那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在现实中悄然重现了。

又是一年春节至。熟悉的春运，不一样的体验。现在出行选择多了，大巴、顺风车、高铁，条件允许的还可以自驾返乡。不像多年前，只有大巴和普通列车可选，拥挤的车厢里常能遇见熟人。现在出行方便了，见面却不易了，因为大家都奔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交通方便，出行也就“随心所欲”了，即大家讲的错峰出行。即使这样，春运车流依然川流不息。路越来越宽阔，车也越来越多，像是一条条长龙匍匐在万水千山中。这里，是车的海洋，也是年的脚步。

回到村里，亦是车位难求，到处停满了大小不一的车子。昔日难得一见的小轿车，如今家家都有，像当年的自行车一样稀松平常。

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燃气，唯有老一辈的守村人，依然用柴火炒菜，村里还可看到袅袅炊烟。大多数乡亲都分散在城市工作生活。后辈平时少回乡，彼此不甚相熟，开口都是普通话，老一辈听着有些吃力，交流略显生涩。不一会儿，大家围坐一起刷起短视频，看到有趣处，齐齐笑出声来。

回也匆匆，去也匆匆。从前的回乡，要盘算好几天。如今出行方便了，来去自如了，返家用不了几小时。但无论多快，那缕炊烟还在那里。有人添柴，有人守望。这，就够了。

小说连载

14

网恋

■ 叶进雄

城南，“枫林渡”酒店套楼层。厚实的地毯吸走了所有脚步声，只有徐薇剧烈的心跳在死寂的走廊里擂鼓。

7805号房。门虚掩着一条缝隙，泄露出一线暖黄晕染的光，如同凶兽喉咙深处的微光。

指尖触碰到冰凉的门板瞬间，一股强大的力量猛地从内侧拉扯。门被豁然拉开！她整个人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道带着向前扑跌，结结实实撞进一具散发着惊人热量的胸膛。

浓郁的须后水和一丝极淡的烟草气息混合着他皮肤上蒸腾出的雄性味道，如同迷药将她彻底淹没。

“我知道你会来。”声音几乎是贴着耳廓响起。灼热的呼吸烫得她耳尖猛地一麻。

张小马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来，紧贴着她。他并未换装，依旧是那件勾勒出悍利肌肉线条的灰色羊绒衫。此刻他低头看她，眉骨下深邃的瞳孔在昏暗光线里如同燃烧的黑曜石，清晰地映着她慌乱失焦的脸。那眼神里没有欲望之外的任何杂质，纯粹得如同锁定猎物的猛兽，带着一种原始而冰冷的锐利。他的目光放肆地扫过她颤抖的嘴唇、慌乱起伏的胸口，唇角缓缓扬起一个残忍而志得意满的弧度。

“你的颤抖，”他滚烫的气息喷在她

敏感的耳侧皮肤上，激起一片战栗，“比任何话语都告诉我……你需要这场寒风，吹醒你早该腐烂的骨头！”

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胸口。徐薇的血液彻底沸腾。仅存的理智在绝对的男性气息和充满侵占意味的注视下瞬间灰飞烟灭。她像是被卷入一场呼啸的风暴中心，身体的本能压倒了灵魂的道德律令。

当那双带着薄茧的、充满力量的男性大手牢牢攥紧她冰凉的腰肢，不容拒绝地烙下滚烫的温度；当他低下头，霸道的唇带着不容置疑的占有覆盖上来，强势地撬开她微颤的牙关，徐薇只觉大脑一片白光，所有的知觉瞬间被那汹涌而至、野蛮而滚烫的雄性力量彻底裹挟、吞噬。

徐薇从未被如此侵略性地对待过，身体在恐慌与无法言喻的刺激感中瑟瑟发抖，下意识地挣扎。

张小马喉间发出一声低沉沙哑的轻笑，一只手猛然将她搂进自己怀里，另一只穿过她散乱的发丝，托紧她的后脑，深

深的吻下去。徐薇在令人窒息的、近乎狂暴的亲吻中沉沦，被卷进更深的漩涡。

“放松……”他沙哑的低语吹在她耳廓滚烫的皮肤上。那只覆盖在她薄薄衣衫上的手掌却陡然加了几分力道，沿着腰侧缓缓向上探进。

冰凉空气钻进衣衫缝隙，徐薇狠狠一颤。她闭上眼睛，浓密的睫毛在惨白的脸颊上疯狂抖动。道德的最后灰烬在耳边风暴般的呼吸里熄灭，仅存的理智化作冰锥，刺穿着最后的清醒：她在做什么？这个压在自己身上、气息像熔岩般滚烫的男人是谁？这个套房，这张陌生的床，丈夫的脸，在脑海一一闪现，还未来得及凝聚成形，却被那人带着掠夺气息的吻和力量十足的手搅得粉碎。

“唔……”一声细碎的、她自己都分辨不清是痛苦还是别样刺激的呻吟从唇齿间溢出，像点燃了导火索。张小马的动作骤然变得更加大胆而强势，带着一种急于征服的狂暴。那只手沿着她身体的曲线快速下移探索。

混乱的衣物被剥离。羞耻中有一种

说不清的渴望，徐薇猛地睁开眼，撞进上方那双眼睛——那目光灼烫而锋利，像无形的刑具割开她的皮囊，将她毫无保留地钉在道德的审判架上！

第七章：阴影笼罩

医院消毒水那特有的、冰冷刺鼻的味道，像是渗入了徐薇的每一条纤维，顽固地附着在她的外套上，即便离开了医院也久久不散。夫妻之间的冷战使儿子小哲的心灵受到创伤，无缘无故的傻笑哭闹，只好送医院，经过一段时间诊治，小哲的病况总算稳定，出院了，悬着的心稍稍落地，可家里的空气却仿佛凝固成铅块，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推开门，迎接她的不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一片令人窒息的低气压。李浩那张记忆中总是带着包容温和笑意的脸，此刻只剩下公式化的客气和深不见底的冰冷疏离。白天如同打仗——小心翼翼地安抚着医院惊魂未定、异常敏感的小哲；一次次接听婆婆忧心忡忡却又字字带着责备的电话，听着他们隐晦的暗示和叹息；每一个动作都要在李浩沉默的、像探照灯般审视的目光下进行，生怕再惹出一点动静，引爆他那压抑着随时可能崩断的心弦。这种如履薄冰的生活让她精疲力竭。